

生命教育视域下当代青年生育观的价值异化与回归

赵 伟

(聊城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 青年生育观的健康建构不仅关系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也关乎民族的未来,其根基在于对生命本质、代际伦理以及时间意义的深刻认知与审思。当代青年生育观呈现出深层的价值异化,表现为生育价值的工具理性化、生育伦理的关系疏离化以及生育意义的时间虚无化。这种异化并非偶然,其深层根由在于工具理性膨胀与生命整全性的消解、个体化浪潮与关系性存在的塌陷以及未来感知的断裂与意义系统的危机。因此,青年生育观的重塑亟需引入生命教育的视角,通过以“整全生命观”超越“工具理性”、以“关系性自我”超越“原子化生存”、以“希望时间观”超越“存在性焦虑”,引导当代青年重构对生育的理解,实现生育观向生命本真意义的回归。

关键词: 生命教育; 青年生育观; 生育价值; 生育伦理; 生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 G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6) 04-0114-07

收稿日期: 2026-05-12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孔子研究院儒学研究专项”(25CKYRJ09); 儒家“为己之学”对 AI 时代个性化教育的范式重构研究。

作者简介: 赵 伟(1981-), 男, 山东高唐人, 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4.003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发展是“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已由人口增量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程度持续加深^①。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国家虽已出台《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等系列政策,试图从经济、托育、住房、就业等现实层面“减负”,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并未出现明显回升。究其根本,当前的低生育率并非仅仅源于“养不起”的经济考量,更是一场深层的价值危机。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或经济学视角切入,将生育意愿低迷归因于高昂的养育成本^②、激烈的教育竞争^③或女性职业发展压力^④等。然而,上述分析未能触及的问题在于:当代青年在“为何而生”这一根本命题上,正经历着深刻的价值异化。生育决策日益被异化为纯粹的风险规避与成本收益计算,其原本蕴含的生命创造神圣感、代际传承责任感以及面向未来的希望感正在被吞噬。在此背景下,生命教育作为一个整合性的视域,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独特的理论透镜。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生命教育视域,试图超越经济补偿和政策优化的逻辑,对当代青年生育观背后的价值异化进行探讨。

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政府网,2024年11月15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7212.htm。

②于潇、王辰元:《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机制研究》,《人口学刊》2026年第2期。

③方洁、金志杰、范国睿:《促进还是抑制?公共教育投入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CFPS2022数据的新证》,《教育与经济》2025年第6期。

④宋萌、张安琪、王震、郑晓明:《女性产后返岗的职业适应障碍及其应对干预:基于组织管理视角的扎根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26年第5期。

二、当代青年生育观价值异化的三重面相

生育本应是生命延续与情感联结的自然实践，然而当代青年生育观却呈现出深层的价值异化，表现为生育价值的工具理性化、生育伦理的关系疏离化以及生育意义的时间虚无化。

（一）生育价值的工具理性化

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语境下，青年对生育的思考日益趋向工具性计算，将生命的生成视为可量化和可管理的经济行为。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一种理性工具，本意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却逐渐渗透进生育决策的范畴，从而对生命的神圣性构成根本的僭越。在此逻辑下，子女在家庭场域中不再仅是生命的延续与情感的联结，也不再是独立完整的生命个体，而被纳入家庭财务规划、时间管理与个人发展路径等整体框架之中，其被塑造成承载家庭期许、面向未来发展的潜能型投资对象，生育行为褪去了对生命本身的欣赏、敬畏与接纳，逐步异化为围绕社会适配、经济收益与家庭利益所展开的战略性资源配置。在这一功利化逻辑影响下，育儿的完整意义被简化为以结果为导向的“产出管理”^①，子女是整个成长过程被窄化为教育投入、时间成本与经济支出所换取的回报兑现，其与生俱来的生命灵性、自主成长的内在空间与独特发展节奏，在标准化的规划与考核中被持续边缘化。由此，生育被转化为一项可预测、可控制的风险投资^②，其内在的不可预见性与偶然性被理性的计算所遮蔽。事实上，生命的生成原本承载了人与世界的自然共生、情感依系以及深层的伦理责任，却在功利性计算面前被简化为成本与收益的比率。这种工具理性化不仅削弱了对生命独特性与完整性的敬畏，也淡化了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深层体悟，使生育行为逐渐沦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追求^③，而非对生命本体价值的呼应。由此，生命的独立性与不可复制性被效率优先的工具性目标所覆盖，育儿本应具备的伦理维度与情感内核不断被稀释与弱化。

身处这一语境中，青年群体对生育的价值期待更多停留在“助力家庭发展”“适应未来社会”的功能性核算层面，其在生育认知上易形成稳定的认知偏差，这种认知习惯会将关注点更多放在子女“未来能带来什么”，而非珍视“他/她作为生命本身”的独特意义与内在完整性。这就导致了青年在面对生育选择时，往往更关注经济可承受性、职业发展衔接以及生活质量的掌控，而非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与不可替代性。这一转向既折射出现代理性文明的高度发展，也揭示其在面对生命伦理时的深刻困境，使当代青年在生育价值的认知上陷入远离本真的异化状态。

（二）生育伦理的关系疏离化

从其本质来看，生育不只是个体生命的自然延续，它也承载着跨世代的历史承诺与文化接续，更内含着对未来世代的责任担当以及对人类社会延续的深度参与。然而，置身于当代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深刻转型之中，传统家族伦理的权威约束力与精神凝聚力正在不断弱化，其所秉持的代际延续、血脉认同、责任共生等核心价值在个体主义与自主意识思潮的席卷冲击下日渐式微。在具体决策中，青年逐渐脱离家族延续、义务履行与文化遗产的传统框架，转向自我实现、生活自主与个体福祉。在此背景下，“无限自我”的价值取向逐步占据主导^④，个体将自我价值最大化、生活方式选择权与情感职业层面的自我成全置于优先选项，传统伦理所强调的责任担当、情感依系与集体性代际传承则被推向边缘。现实生活中，一些青年直言

①袁培、韩震、蔡雯杰：《教育焦虑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本—心理双重视角》，《西北人口》2026年第4期。

②张志安、龚沈希：《中国青年研究热点议题与学术启示（2025）》，《青年探索》2026年第1期。

③Becker G S, Tomes N, “Childendowmentsandthe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4, No.4, 1976, pp.143—162.

④甘绍平：《个体的崛起与道德的主体》，《哲学动态》2021年第8期。

“先把自己活好、再考虑生育”，更有不少年轻夫妇以“先拼事业、再谈家庭”为由将生育无限期推迟，甚至有些单身青年强调“生育不是人生必选项”……这些都昭示着生育行为已从家族使命退化为纯粹的个人选择。这一价值转向不仅重塑了青年对生育的情感态度与认知框架，更从根本上改写了生育的伦理意涵，即生育不再被看作个体与家族、社会及历史之间的伦理对话与精神联结，而被界定为可选择、可延迟、可放弃的自主行为。^①

伴随着这一转变，青年的伦理关注重心也发生了位移，从对关系责任的承担转向对自我边界的守护与即时福祉的实现，这就直接导致其在生育选择中更倾向于规避其长期性、不可逆性的责任负荷，对生育所承载的历史关联性与代际联结性表现出明显的疏离与回避。受此影响，生育行为也被剥除了跨世代伦理实践的深层意涵，从而简化为由即时需求与短期考量主导的事务性决策。青年将生命延续视为可控制、可取舍、可终止的行为对象，对其所承载的永恒责任、道德义务与历史承接意义缺乏自觉认知与承当意愿。因此，生育所固有的社会嵌入性与伦理厚重感在个体化浪潮中不断被稀释，青年在生育决策中呈现出鲜明的家庭原子化倾向^②——以个体需求为出发点淡化乃至抽离代际责任与情感联结。青年个体在对伦理重负的主动回避中，生育关系也就逐步失去原有的社会厚度与历史纵深，导致其与未来生命之间的深层连接趋于淡化，代际共在的伦理结构日渐瓦解，生育行为的本真意义随之被削弱。青年对永恒责任的推拒与对代际联结的疏离，既彰显了其生育观念的现代异化，也反映出个体主义与即时理性对传统生育伦理的深刻解构，最终使生育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关系疏离化特征。

（三）生育意义的时间虚无化

在现代风险社会的深层逻辑之中，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与复杂性被持续放大，社会环境日益呈现出高度不确定、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的复杂样态。置身其中，青年对生育的认知与判断不可避免地会被未来焦虑所渗透。生育作为对另一生命的郑重投入与长久托付，在本质上便携带着无法回避的未知与变数，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轨迹、发展可能乃至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等皆非个体所能全然预判、规划与掌控。现代风险社会的弥散性逻辑不断强化着人们对未来的不安与犹疑，也使得青年在生育抉择中渐次形成防御性推迟与审慎回避的心理倾向。有青年也坦言，“连自己的明天都无法保证，怎敢轻易带一个生命来世上”，他们宁愿搁置甚至放弃生育，也不愿直面不可控的成长变数与社会压力。于是，在现实的挤压下，生育行为日益被看作潜在风险的聚合载体，而非对生命传承的自然肯定与主动接纳。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感深刻重塑着个体的时间感知结构：未来不再是值得托付希望、徐徐展开的生命时空，反而沦为弥漫着风险、隐患与不安的存在虚空。风险意识的扩张与时间感知的扭曲相互叠加，共同将生育推入防御性选择的封闭逻辑^③，这既侵蚀着青年主动承担生命延续之责的勇气，也使生育在长远时间维度上日渐表现出意义虚无化的倾向。

当代青年身处多重压力交织的生存场域，他们在个人成长与社会重压之间反复权衡、艰难调适，呈现出在“内卷”裹挟与“躺平”退守之间摇摆游走的矛盾心态。在这种心理张力与社会结构的双重形塑下，生育本应承载的长远希望与时间意涵趋于黯淡与沦丧。从根本上说，生育是对另一生命的投入与期许和面向未来的时间性承诺，更是个体将自身生命汇入历史长河、实现代际相连的存在性实践。然而，当青年个体被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弥散性社会焦虑与生存不确定性持续裹挟，这种面向未来的承诺感便会不断被稀释、瓦解乃至抽空。在“内卷”的强势逻辑下，青年需直面高企的生活成本、激烈的职场竞争与紧张的成长节奏，

①陈丽琴：《从被动追随到主动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妇女意愿生育性别偏好变迁及其原因》，《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②牛楠森：《家庭原子化的教育学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③张成、马阔：《精致育儿下的生育决策：数字平台中青年多维育儿焦虑的生成与社会支持补足》，《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倾向于将生育解读为进一步挤占个人时间、消耗家庭资源、加重生存负荷的“负资产”^①；而在“躺平”的退守心态中，生育又被看作是额外的、非必要的人生责任，其承载的未来期许与生命意义被刻意悬置、漠然搁置。正如有些青年直言“先把自己活好已属不易，无力再为另一个人生负责”，正是此种心态的直白呈现。这种两难的心理结构使生育的时间性意义落入空洞与虚无，青年难以从中生成对未来的积极确信与正向期待，最终呈现出“生育意义的时间虚无化”这一根本特征。

三、当代青年生育观价值异化的根由

倘若当代青年生育观的深层价值异化表现为生育价值的工具理性化、生育伦理的关系疏离化以及生育意义的时间虚无化，那么以此来审视其生成逻辑，则会发现这种异化并非偶然，其深层根由在于工具理性的膨胀与生命整全性的消解、个体化浪潮的冲击与关系性存在的塌陷，以及未来感知的断裂与意义系统的危机。

（一）工具理性膨胀与生命整全性的消解

现代性往往伴随着理性化、科学化与制度化进程，其深刻冲击着传统生命观的神圣性。现代社会通过“祛魅”将生命从宗教、伦理与文化所赋予的神秘维度中剥离，转而将其理解为可被分析、预测与管控的对象。生命的不可替代性、独特性与内在价值，在理性化思维的框架下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效率、生产性及社会功能为核心的衡量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青年生育观的形成过程中体现为对生命创造的工具性理解，使得生育行为不再承载生命本身的神圣意义，而更多被视为可计算的选项与可管理的风险。现代性“祛魅”使青年在生育感知中失去了伦理与存在意义上的厚度，他们难以从生育中体认生命之奇异性及其生成所蕴含的本体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生育已不再是向生命神圣性的致敬与参与，而成为了社会结构、资源配置与个人规划中的一个环节，生命整全性的认知随之被系统性削弱。生育价值从内在的伦理性转向外在的功能性^②，青年在生育选择时所呈现的犹疑与焦虑，正是现代理性对生命神圣性放逐的生动映照。

在当下的教育实践与政策导向中，“人力资本”范式已成为衡量个体价值的主要逻辑之一。这一范式强调技能习得、知识储备、社会适应与经济产出，极力凸显人的功能性、可塑造性与可利用性，却在无形中遮蔽并压制了“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与完整存在^③。它将鲜活的生命个体从本真的存在意义、情感联结与创造潜能中剥离出来，使之沦为可测算、可规训、可投入产出的功能性之存在。在这种背景下，青年的生育观念深受工具理性逻辑的影响，其往往会将生育行为直接纳入人力资本积累、家庭资源优化与社会结构适配的系统化考量^④。教育所内含的这种功利性逻辑推动了青年将生育理解为可规划、可管理与可延迟的策略性行为，而不是生命本然的创造与奔赴。进而，这种价值取向持续侵蚀着生育行为本身所应有的伦理厚度与存在意义，使其从原本的充盈情感、责任与敬畏的生命行动日渐窄化为冰冷的理性计算与风险管控。当生育行为被彻底裹挟于人力资本范式之中时，它便不再是个体对整全生命的敬畏、回应与担当，而逐渐沦为工具理性逻辑的延伸产物。长此以往，青年对生命本身的完整理解也会在工具理性的持续挤压下不断弱化、疏离乃至消解，最终使生育行为失去其应有的精神底色。

（二）个体化浪潮与关系性存在的塌陷

①杜凤莲、赵云霞、钟森丽：《中国城镇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劳动经济研究》2023年第3期。

②何雨：《理解“单身社会”：演变轨迹、生成逻辑与应对策略》，《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9期。

③刘云杉：《掌控的反噬：目标导向的自主学习者》，《高等教育研究》2023年第7期。

④夏翠翠、林宝：《育龄妇女对生育假延长政策的评价与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福建、广西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政策研究》2026年第2期。

个体化浪潮的兴起深刻重塑着现代社会结构与个体生存的样态，这导致了传统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力与价值约束力日渐消解。作为维系代际责任与承载伦理规约的生活共同体，家族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力量也日趋弱化，个体在自身价值选择中获得了空前的自主空间。在这一逻辑下，青年多以个人福祉、时间成本与生活舒适度为标尺审视生育，却难有对生命敬畏、关系担当与文化赓续的伦理自觉。这种自我中心倾向削弱了个体在生命延续过程中对关系性义务^①的体认，使得生育行为逐渐从伦理实践演变成为一种策略性选择。随着传统共同体所维系的伦理厚度逐渐消解，生育的价值也就失去了社会文化脉络的强力支撑。于是，青年在选择是否生育时常常会陷入责任缺位与自由追求两者的张力中。在这种张力之下，伦理关联的松散与责任意识的稀薄使得青年个体在生育决策中难以充分感受生命在代际中的连续与承载，这不仅促使其生育观发生异化，更对生命教育中的关系性存在理念构成了严峻挑战。

当下，个体在社会互动之中愈发追求即时满足、灵活选择与可控边界，社会关系日益呈现出高度可塑性与暂时性的特征，这种存在样态常被称为“液态关系”^②。然而，这种轻浅易变的关系模式却在慢慢侵蚀着指向长久坚守与永恒承诺的伦理内涵。从本质而言，生育本就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厚重承诺，它承载着个体对未来生命的守护与对代际延续的担当。与此相对，“液态关系”所奉行的即时化、短期化逻辑却使青年在心理层面普遍抵触长期承诺，使其更倾向于回避那些不可逆转、难以中止的人生责任。于是，生育渐渐被视作可推迟、可搁置甚至可撤回的个人选择，而非基于生命伦理本应承担的必然实践。进而言之，在这种“液态关系”的笼罩下，青年对人际联结的理解被不断窄化，仅将其视为当下可管理、可调整、可终止的对象。如此一来，生育行为所固有的未来指向性被大幅弱化，个体对永恒责任的认知体悟与主动担当的意愿，也在流动的社会结构冲刷下受到明显制约。这种深层的关系性塌陷直接导致生育本身所固有的伦理意义不断流失，青年难以在生育抉择中体认到与未来生命的深度联结，更难以生成真切的代际责任感，最终进一步加剧了生育价值的异化。

（三）未来感知的断裂与意义系统的危机

在现代社会的深层演进中，青年个体对未来的感知正遭遇乌托邦精神式微与风险意识泛化的双重塑造，其认知结构也随之发生着深刻偏转。“乌托邦精神”的根本价值在于，它以一种批判的向度为感性的现实世界设定一个有待否定的价值尺度，以一种超越当下的应然理想来审视人类生活的发展现状，并不断检视各项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依据。^③然而，现代性逻辑日益将风险管理、效率核算与即时可控性置于青年个体认知的核心，使青年对崇高未来的想象逐渐让位于功利化的现实权衡，进而对未来的理解也随之逐渐窄化。换言之，这种风险意识的绝对化倾向进一步加剧了其未来感知的保守化与防御化。在面对生育这一关乎生命创造的长远抉择时，青年极易放大养育风险、发展变数与社会压力等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在反复权衡中消解了直面生命、担当未来的勇气。如此，未来就不再是承载希望、敞开意义的创造空间，反而被视作充满隐患、亟需审慎规避的风险场域。于是，青年的生育意愿就不再是源于对生命本体的敬畏与代际责任的自觉，而是被精细化的风险计算与成本权衡所支配。这种未来感知的深刻断裂最终使生育降格为以求稳避害为目的的防御性选择。

在“加速社会”的语境中，时间往往被压缩为效率、生产和可控性的度量尺度^④，生命的自然节律与生成过程逐渐被社会制度化、经济化的时间逻辑所殖民。当代青年身处此种加速逻辑之下，对时间的感知也趋向于将生育行为纳入个人生活规划、职业发展与资源优化的精密计算中，而非顺应生命生成本身所具有的自发与不可预测性。生命时间被社会化和工具化的节奏所支配，这种情形使生育的未来指向性与时间性价

①刘桂新、王赛玉：《生育权的规范性质与保护范围》，《卫生法学》2025年第5期。

②余练、杨雅捷：《“情智共生”：青年人机交互的情感投射与算法适配逻辑》，《中国青年研究》2025年第12期。

③张荣伟：《精神·共同体·行动：“新教育实验”理论结构解读》，《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07年第5期。

④王雨辰、周宜：《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及其局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9期。

值遭受双重侵蚀,因此,生育就不再是一种向未来生命敞开的创造行为。时间的殖民化使得青年难以从生命延续中体认成长、期待与存在的连续性,生育意义的自然延展和未来承诺被压缩为即时理性计算的产物。这一现象不仅弱化了青年对生育的主动承担意愿与伦理感知,也进一步加深了生命教育在时间感知与价值系统上面临的危机,导致其生育观在存在维度上呈现出时间虚无化的特征。

四、生命教育视域下当代青年生育观的回归

倘若当代青年生育观价值异化的深层根由在于工具理性的膨胀与生命整全性的消解、个体化浪潮与关系性存在的塌陷以及未来感知的断裂与意义系统的危机。那么,重塑当代青年生育观亟需引入生命教育视域,回归一种更为本真的价值路径:一是以“整全生命观”超越“工具理性”;二是以“关系性自我”超越“原子化生存”;三是以“希望时间观”超越“存在性焦虑”。

(一)以“整全生命观”超越“工具理性”

突破工具理性桎梏的关键在于重建生命的神圣性价值内核,超越以狭隘成本收益逻辑主导生育决策的思维定式,使生育从功利计算转向与生命内在意义相融的伦理实践。“整全生命观”主张从生命的整体性、神圣性与内在价值出发理解生育,拒绝将其简化为工具理性的计算对象,而生命教育正是推动这一价值转向的关键路径。通过生命教育引导,帮助青年重新体认生命的不可替代性与生命生成的独特意义,破除将生育简单等同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认知误区,确立生育本质上是敬畏生命本体、回应生命本真诉求的价值立场。应秉持“意义相遇”的教育导向,为生育行为赋予超越工具理性的伦理向度^①,使青年在生育抉择中既能坚守个体自主的权利边界,又能深刻体悟生命延续所承载的价值厚度与精神内涵。生命教育应成为唤醒青年情感共情与伦理担当的重要途径,引导其跳出功利化计算思维,将生育视为与生命深度对话的契机,从认知与情感双重维度重塑对生命神圣性的体认。以意义建构而非效率优先为导向,生命教育可以推动青年全面理解生育的伦理内涵与存在意蕴,回归生命整全性价值本位,从认知与情感两个层面为其提供支撑,为青年生育观的本真回归奠定坚实基础。

在“整全生命观”基础上,青年生育观的重构还需进一步从“生育”延伸至“养育”。跳出将生育窄化为“人力资源投资”的功利逻辑,关键在于引导青年重新体认养育的灵性维度,推动育儿回归为生命之间深度对话与彼此共在的本真过程。从这一视角出发,生育不再仅仅是对社会功能或经济收益的投入,更是人类生命彼此依存与共生共成的伦理实践。青年通过对养育灵性内涵的深层体认,得以感知生命的自足性、独特性与不可预测性,进而将育儿视为与新生命建立精神联结、共享存在体验、传递文化意蕴与价值理念的珍贵契机。这种生命间的深度互动,超越了工具理性对效率与结果的功利性规约,使青年得以在育儿实践中领悟生命延续的创造特质与丰厚伦理意蕴。复归养育的灵性维度既有助于修复青年对生命本真的感知,也在实践中重建了生育行为的内在价值,进而在生命教育的引导下推动青年生育观从功能性选择转向存在性承诺,最终实现生育观的伦理回归与价值重塑。

(二)以“关系性自我”超越“原子化生存”

从存在论视角来看,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存在。^②其生命存在本身的价值是在关系中显现的,因为人的生命不能独立于他者之外而存在,一定是与他者相联系的关系中存在。^③这种关系性自我意识赋予了生育超越个体本位的伦理厚度,使之成为了对代际责任的自觉回应。然而,在原子化生存的现实境遇中,青年对生育的认知多以个体权利为中心,责任意识往往被不断边缘化,其生育行为渐趋被动化、功利

① 闫坤如:《范式转换与理论重构:应用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道德与文明》2026年第2期。

② 鲁洁:《关系中的人:当代道德教育的一种人学探寻》,《教育研究》2002年第1期。

③ 刘亚明:《生命价值论要——主体间的“关系性”价值》,《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

化。超越这一局限,应着力培育“责任先于权利”^①的伦理自觉,引导青年跳出自我利益与选择自由的狭隘视野,主动履行起对新生命的伦理义务。进而言之,培育这种伦理自觉,首先需引导青年在生育抉择之前,建立对他者、社会与生命本体的深度认知,在价值排序与行为取舍中坚守“责任优先于权利”的基本立场,坚守生命价值本位,坚定践行跨世代的伦理承诺。在青年生育观重塑的全过程中,必须将这种伦理自觉贯穿始终:既要向内唤醒青年对子女成长的内生责任,也要向外强化其对社会延续与文化遗产的深切关怀。这一伦理建构框架能够帮助青年重新理解生育的本质,明晰生育并非单纯的个体自由选择,更承载着生命赓续、伦理传承的深层价值,进而推动青年生育转向兼具责任担当与价值意蕴的生命实践。以“责任先于权利”的伦理自觉为引领,可为青年生育行为锚定价值方向、确立行动准则,充分释放生命教育的深层教化力量,最终实现个体发展与生命传承的内在契合与有机统一。

生育作为生命传承的根本方式,在本质上即是人作为关系性存在在代际维度的生动展开与现实彰显。它不仅是个体生命血脉的自然接续,更承载着伦理传承的深层使命。然而,在原子化自我不断扩张、流动现代性持续弥散的现实境遇中,社会代际联结日渐松散与弱化,青年对新生命所应担负的代际责任意识随之不断淡化。鉴于此,新时代亟需重构稳固而厚重的代际伦理关联,引导青年在生育抉择中重新锚定自我存在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内在延续性,进而将生育从个体选择升华为跨越时间、接续文化根脉与承载代际伦理的自觉实践。达成这一转向,首先要着力培育青年的历史意识,既为其生命传承提供坚实的价值参照,也使其清醒认知生育所肩负的社会发展与文化赓续之重任。以此为基础,还应推动青年生育观突破个体利益与私人选择的狭隘局限,使其真正成为延续集体记忆、传承文化内核与维系伦理秩序的关键载体。通过不断强化青年对自身与过往、未来生命谱系之内在关联的认知,引导其将生育选择与文化遗产、伦理建构与社会责任深度融通,在生育实践中主动参与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塑造与完善。最终,借助历史意识与文化使命的重塑,推动青年生育观走出原子化个体视角下的孤立功利选择,转向立足于关系性自我的深层伦理实践。如此,方能为青年生育观的价值归位奠定坚实的哲学根基与稳固的伦理支撑。

(三)以“希望时间观”超越“存在性焦虑”

面对现代社会日益凸显的未来不确定性,当代青年在生育抉择中常常深陷存在性焦虑,其核心症结在于对未来失去方向指引与价值信念的精神困顿。超越此种焦虑,关键在于引导青年建构并确立“希望时间观”。它不仅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积极姿态,更是在时间绵延中安顿生命的深层价值自觉。培育青年的“希望时间观”,必须以生命教育为根本抓手,引导其真切体认生命时间的自然节律与整全价值。进而言之,这一时间观的生成离不开生命教育对青年精神韧性与内心希望的涵养,尤其是一种扎根现实、面向未来的“有根的希望”。具体而言,一方面,这种直面未知的精神韧性并非简单的心理调适能力,而是青年在认知上能够接纳未来的不可控性,同时在情感与伦理层面依然坚守生命承诺的内在品格。另一方面,“有根的希望”可以为青年提供稳定的未来定位,使其在生育抉择中感知生命在时间中的绵延与意义的贯通,而不被短期风险与即时利益所裹挟。借助生命教育的深度浸润,青年可以重新领悟生育作为存在性实践的本真价值,将原本指向未来的弥散性焦虑转化为投身生命创造的主动担当,进而在意义层面实现对生育行为的重塑与超越。这种“希望时间观”不仅可以赋予青年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精神承载力,更能在伦理与情感层面引导他们将生命生成视为一种跨越时间的持续实践,使生育行为重新获得主动性、责任感与意义感,进而实现从存在性焦虑向希望导向的价值回归。

这一时间观的实现离不开将个体信念置于支持性的社会结构中,需要我们在制度、文化、教育和资源层面协同构建一个真正“可生育”的社会时间结构。具体而言,在制度层面,需落实弹性育儿假、推广家庭友好型工作制并完善婴幼儿照护体系,为青年提供制度化的生育时间保障;在文化层面,应通过公共传播与

^①齐延平、彭双杰:《中国人权的“责任先在”构造》,《求是学刊》2025年第2期。

社会倡导，塑造尊重生命节奏、肯定养育价值的社会氛围，扭转“生育等于负担”的单一叙事；在教育层面，要将生命时间观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帮助青年理解生命时序性与生育在人生历程中的自然定位；在资源配置层面，需通过税收、住房、教育等综合支持政策，切实降低生育成本，增强生育可行性感知。通过制度保障、文化引导、教育融入与资源协调的多维协同，社会时间结构得以重构为包容、支持生育的有机生态，使青年能够在可承载的时间空间中协调生育与个人发展，将焦虑转化为希望，将生育行为从孤立抉择转化为融入社会节律、延续生命意义的自觉实践，最终推动生育观念实现从焦虑到希望的根本性重塑。

Value Alienation and Return of Contemporary Youth's Fertility Vi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Education

ZHAO Wei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The healthy construction of young people's fertility view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but also to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Its foundation lies in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on the essence of life, intergenerational ethics, and the meaning of time. Contemporary young people's fertility views exhibit deep value alienation, manifested i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zation of fertility value, the relational alienation of fertility ethics, and the temporal nihilism of fertility significance. This alienation is not accidental; its deep roots lie in the expan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life, the collapse of relational existence under the wave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rupture of future perception and the crisis of meaning systems. Therefore, reshaping young people's fertility views urgently requires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education. By transcend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ith a "holistic view of life," overcoming "atomized existence" with a "relational self," and surpassing "existential anxiety" with a "hopeful view of time," contemporary youth can be guided to reconstruc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ertility, ultimately realizing a return of fertility views to the authentic meaning of life.

Keywords: life education; youth fertility views; fertility value; fertility ethics; fertility meaning

[责任编辑 治平]